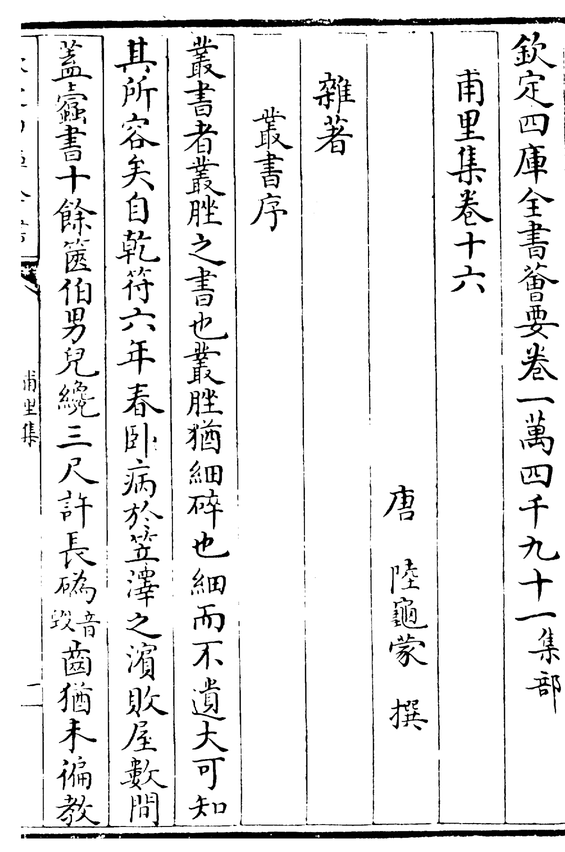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一 集部

甫里集卷十六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盖蓄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石爲]（音毀）齒猶未徧教

以藥劑象棋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强坐内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歩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

卒生小櫟朴楸皆薪材直YY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賔客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雞之樵眦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

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鬨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㓨一二買

名爲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憮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甿家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

中子王先生中説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軋軋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閭脩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没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

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吾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絶於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大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内外

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徙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弱冠黽蒙幸得忝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歌詠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黽家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幖未嘗干求諸侯故得没没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

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送佚道士還太白山序

佚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載質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戕獨皓然玉聳岩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

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絶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尚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夫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

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天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

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于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
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
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
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
之局為瀦為洳為滿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
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
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
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散歌散

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先生性野逸無覊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

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攄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褰𧏙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各窻户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册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

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賴者毀圻掠汙或藏去不返先生䖏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

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徹明飢切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血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茶租十許薄為甌犧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

遠不百里髙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醆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乗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戞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

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悄急遇事發作輒不㕁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踈强梁天隨子爽駥五可切恂慄恍軍庸之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轟然而桂隊然而篁杉嚵攢矛蕉摽建常槁艾矢束矯蔓紘張䵷合助吹烏分啟行若革進而金

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頹師風旨伯蒼茫慘澹險危摵劃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闕如纛者亞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拆如矢者仆如弦者磔如吹者瘠如行者惕石有髮兮盡槩木有耳兮咸馘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踣之氣摵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為爾虐之南北畿圻盜興五朞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耋老干穿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

炊擾踐邊朔殲傷蠻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卷不刓甲綴不離充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為司刑少昊肙戾親朝百靈蓐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霾可雹可風可霆可塹溺顛陷可夭札迷冥曾忘鏖剪自意澄寧茍蜡禮之云責觴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撖崇萑枇宿蒐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歆垂戕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愧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宫辭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宫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於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之辭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閒載尺入土太歳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漵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黙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箱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欵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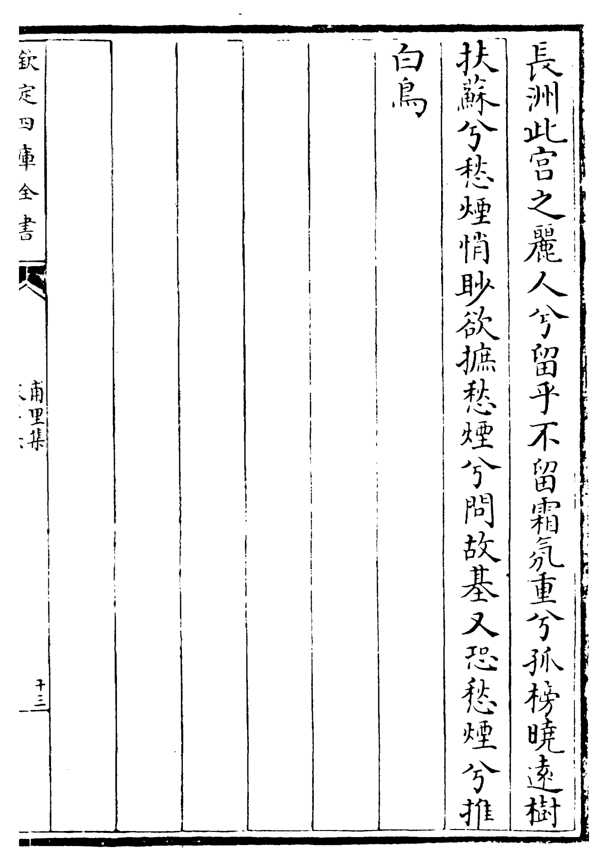
送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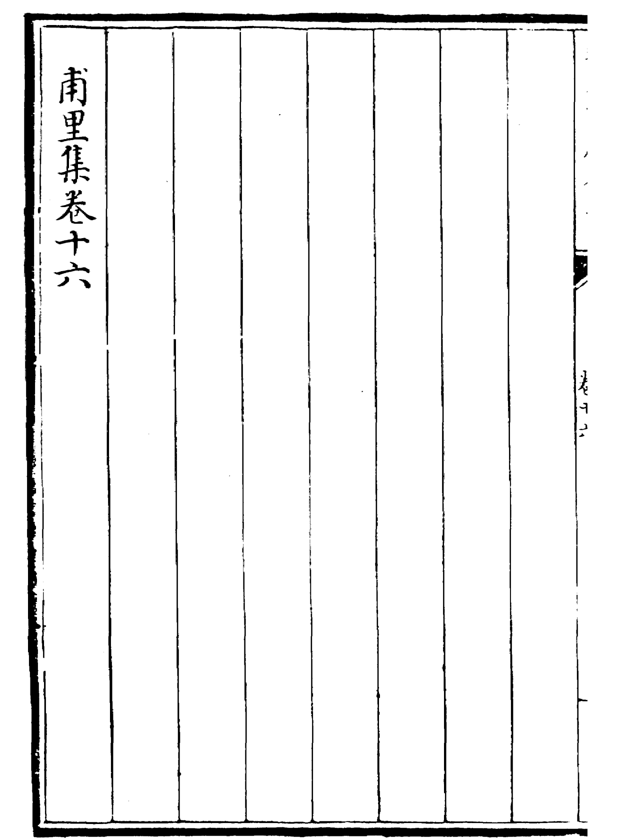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風騷牢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檝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别館耶按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册涯複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摇疏兮霧濛箔菑萏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參差兮界絲密讌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姑蘇兮沿


長洲此宫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氣重兮孫㮲曉遠樹
扶蘇兮愁煙悄眇欲摭愁煙兮問故基又恐愁煙兮推
白鳥


甫里集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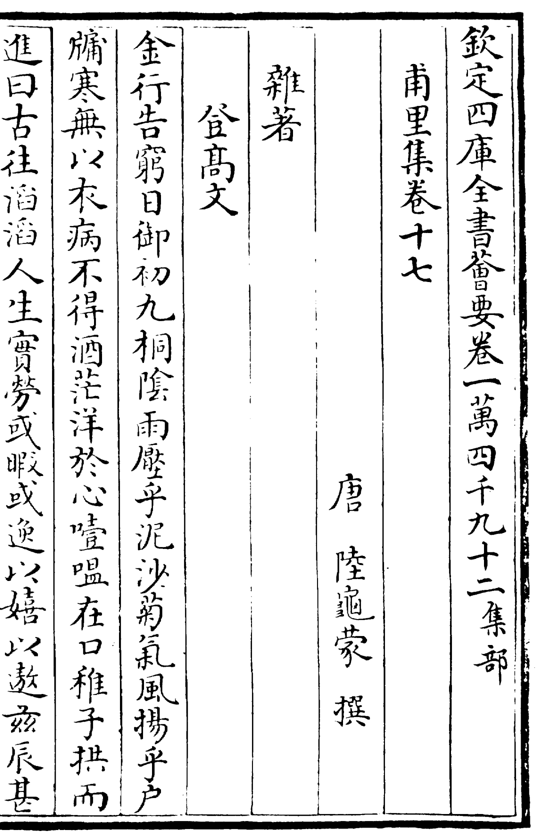
甫里集卷十七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户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於心噎嗢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兹辰甚



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逭乎灾眚亦聊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言止於是耳曾不探乎與旨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闔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摭之與善治音持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驢在坂百駕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與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叩啞所向

上下鏜威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堊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跡驕羽翼成徒繡碧其内絲篁彼妹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背面天逺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殺人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隳頹墻垣不填堂輿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羸

豪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啓不舍重耄如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髙能賦者賦物之姿惨戚在下吾寧忍窺爾以災眚可逭鬱陶可披我中去聲時病言開怨隨我感物悴遐瞻邇噫是使灾眚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憒憒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髙可四望予將昇之以眺遠舒

欝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白生而白者犬雞馬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兎鹿烏雀燕雉黿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毦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於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

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竅大木要野盱盤肴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嘗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借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宫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擊斷裂首尾

焉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祭梁鴻墓文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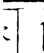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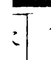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呉粲以舉臼夫人之勤亦多不慊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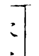
濯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緜緜耕不能未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鑴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猏在價高下訣齧又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秃一把編如蠶拏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泉



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兎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鍇緡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作噫）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蒻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搆架縱横枝因而稱曰有巢民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

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
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熈熈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罛踈滬腐鱸鱖脱
止失檢馭無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
宜書散渾真艸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繢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毀剪兇逆須召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輙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秪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惸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𤀹冰霜穤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五歌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謡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謡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

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抵尾乍依隈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觜鈹普皮切爪戟勁立直睎者鷙

搏挽裂圖羶腥如此等色恣豪橫聳身往往凌青㝠為人羅絆取材力韋韝絲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閑鶴散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擢倚寒江汀春鉏翡翠參鵁鶄孤翅側睨瞥滅沒未是即肯馴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卓犖背人飛冷抱薫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太乖剌秖是江禽有毛髮慇懃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群活

刈穫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畒芒粒稀疎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囷倉實不了如今朝暮舂天職誰司下民籍芍有區區宜折折本作耕耘意若何虫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華陽客

向日滄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手提見呼見反我長於尺呼兒舂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飡飽臥晴簷曝寒背横戈負羽正紛紛秪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槺好伴滄洲白鳥群

丁隱君歌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憩館獲

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縈導濠溉斲刳皆自執綆缶斤斸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

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其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治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内充乎其内者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

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黄冠官軍解散無人鬭滿城奔迸竄之閒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也
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採江之
魚兮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
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遥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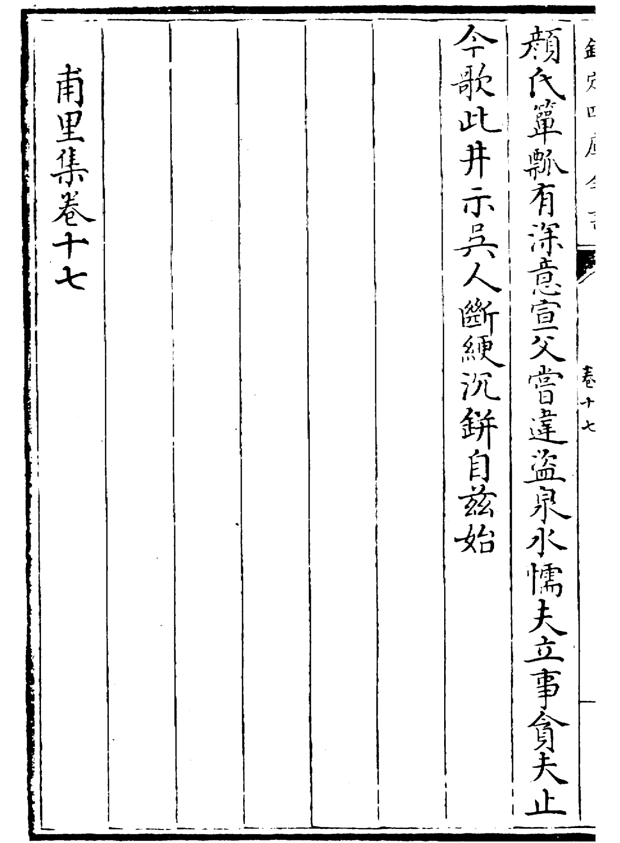
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杭翎宛若相逢喜
秪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泝一矢
媒㩳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努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羣猶爾為而況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而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吴吴句餘與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

其舊後七年荆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地詢諸故老井尚存焉因覽其遺甃故歌之以志其惡

古甃團團蘚花碧凼潫寒泉深百尺江南戴白盡能言此地曾為慶封宅慶封嗜酒荒齊政齊人剪族封奔迸雖過魯國羞魯儒欲弄吳民竊吳柄吳分巖邑號朱方予家負固心彊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龍森若墻一朝雲夢圍兵至胸陷鋒鋩腦塗地因知富德不富財



顏氏簞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
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綆沉缾自茲始

甫里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一頁後四行末佩桃及刊本缺桃

及二字據賦彙補

第二頁前五行既而草知晦朔刊本而訛知據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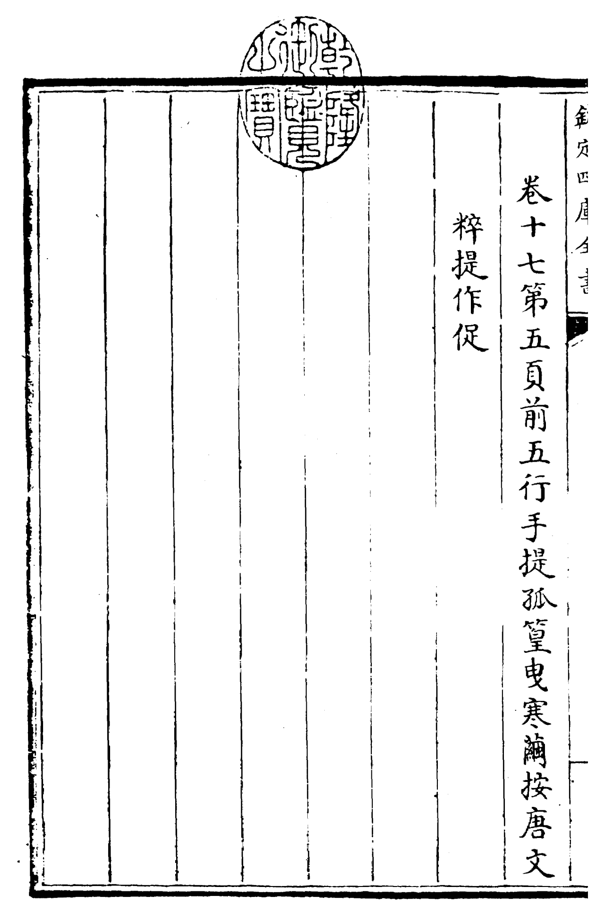
彙改

第五頁前三行蓴絲兮欲流千里刊本絲訛綜據

賦彙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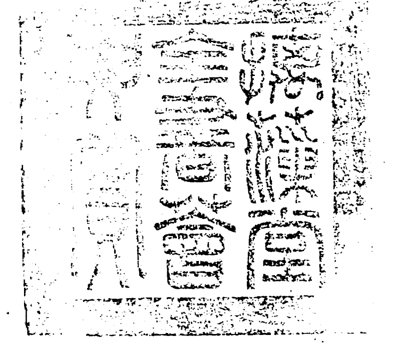
卷十六第三頁前六行時不用兮吾無汝撫按唐

文粹汝撫作撫汝



卷十七第五頁前五行手提孤篁曳寒繭按唐文

粹提作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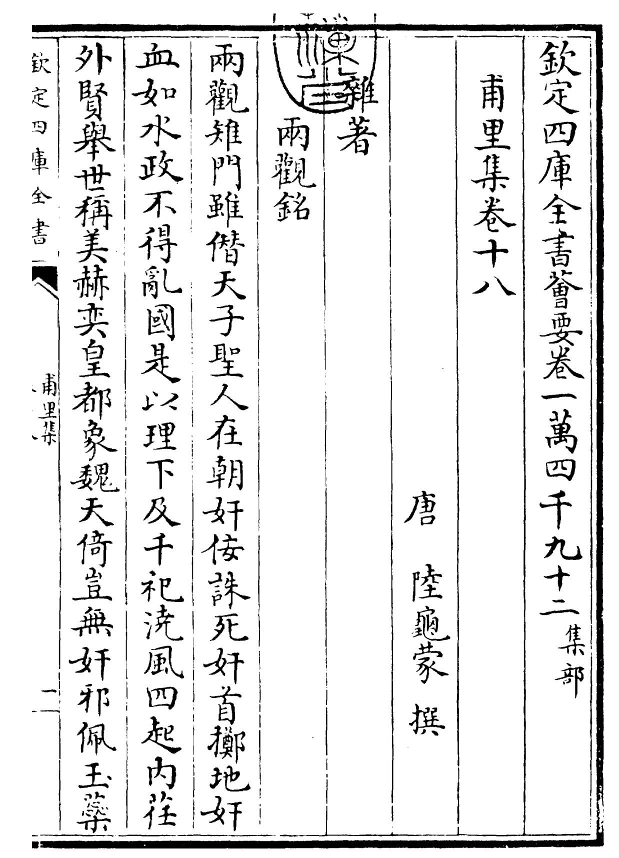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甫里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二 集部

甫里集卷十八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奸佞誅死奸首擲地奸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洗風四起内荏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奸邪佩玉蘂

藥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鐃辭著於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是避唯福是覬唯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强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顔居之鄙委側僻樞桑霞次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賛獨入云顔庶幾門直道大堂如暈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於柴荊賢哉是宜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於大江之旁怪石憑

怒跳波發狂日顛風助推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横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於太行仗忠信者通於吕梁便舟檝者行於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劒鋩蹈藉必死鉤務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岩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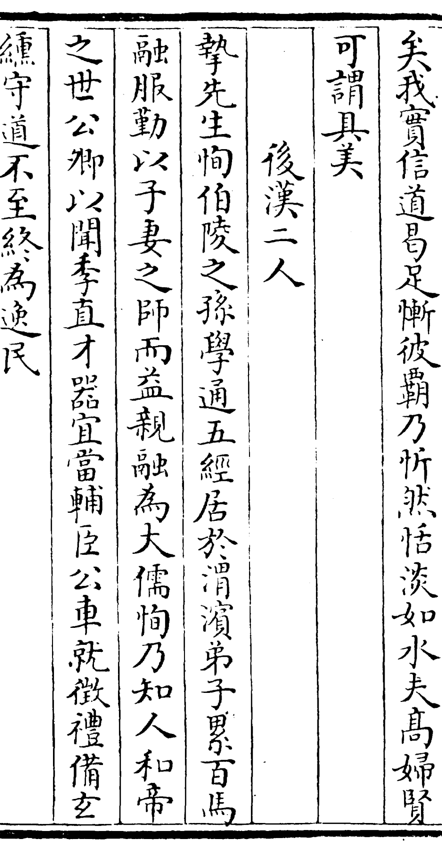
充庭冐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目寖務輕(去聲)省搯枲剥穀膠綴沓沓恣其所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令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盍繫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詛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枲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尨冢弗删在珉石者

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鐃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譏之以息愧恥君適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



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覇乃忻然恬淡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於渭濱弟子累百馮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李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

情上讞廷尉肴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説漢哀政荒時實暮末隱於碭山遂與世絶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邈若不應冥冥一鴻時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怪松圖賛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於岩穴之内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洛罪切砢力可切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

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足怪耶茍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岩穴之内胜脆者則硜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

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岩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於辭日為

怪慝是以贇之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梟鵄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吐作之吐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病死喪吐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灾

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真土

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禄位如何可儀禄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

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頼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録人功過上白於天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

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

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闗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予為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本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

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

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

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盖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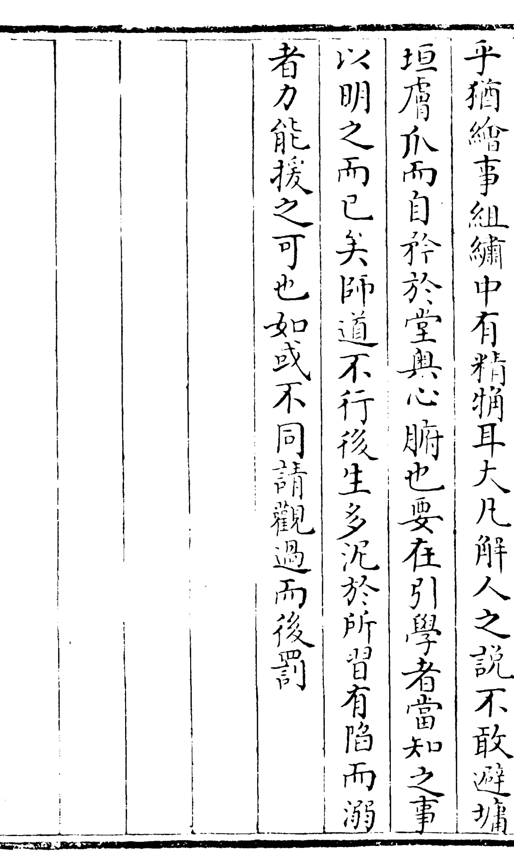
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

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茍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徵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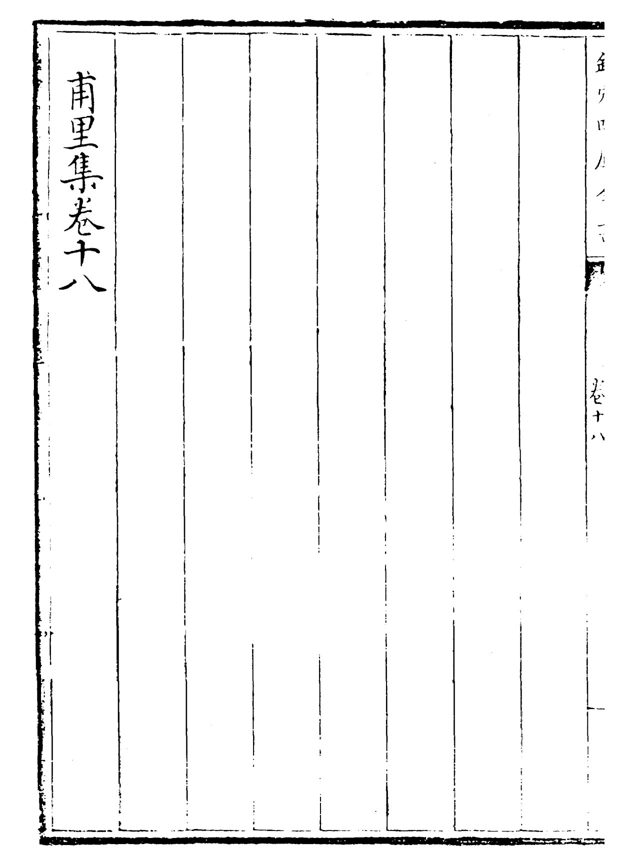
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文之不可立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

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旣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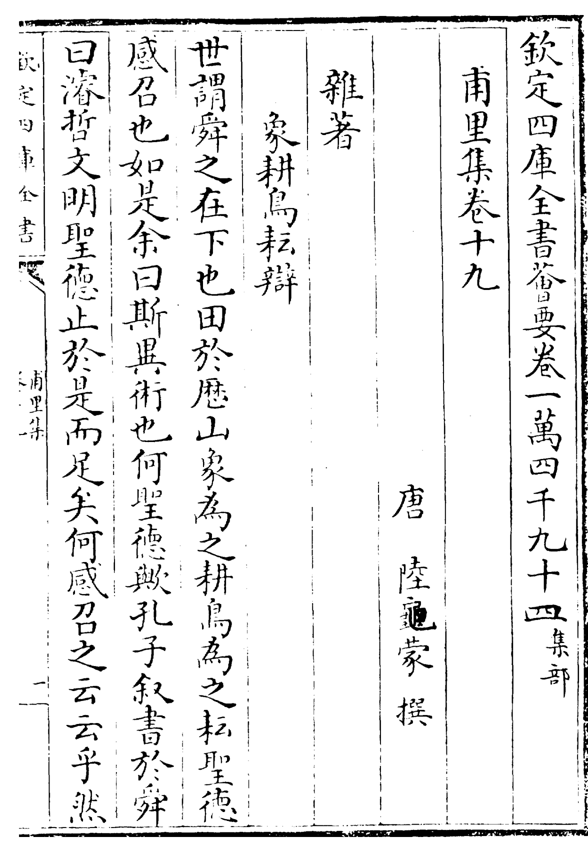
文耶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況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



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彇耳大凡解人之説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奥心腑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甫里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四 集部

甫里集卷十九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歴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

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

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敺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絶故

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拆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為榦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

者悄慼酸肩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才頻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闗下土使闗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闗十五年

卷十九

耒耜經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髪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鏡本作鑱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於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於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

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肶然相載自策頟達於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椮者曰輈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輈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輈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揵也所以柅其輈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横於輈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也輈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

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雄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乎格）礋（宅）焉有磟碡（音鹿毒）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

終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宫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

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瀆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於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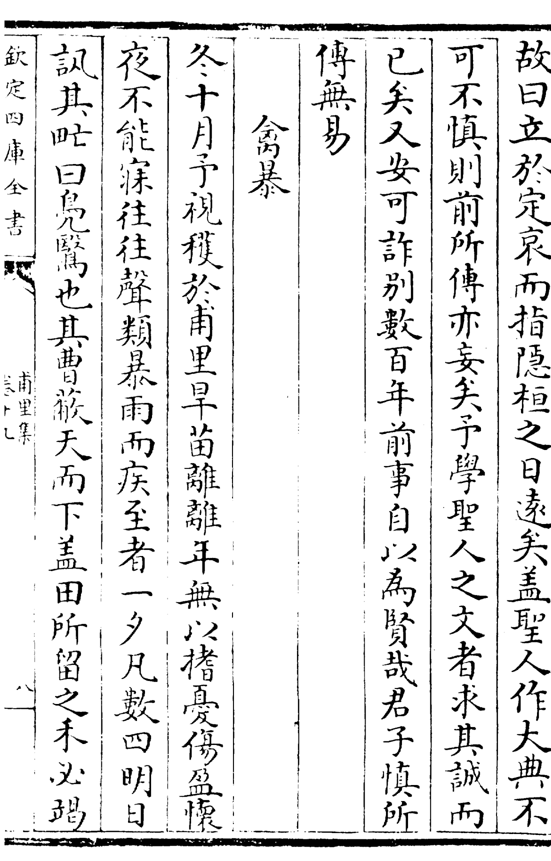
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嘘雲而乗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

之醢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

之文也綷縩然襹褷然纎與繪莫的知旣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為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



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别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於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犒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鳬鷖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留之禾必躏

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欒而得之糠𥹉上蒐下西塗枝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欒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豪衝塞江其誰敢商是欒既絶羣凫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雖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覺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

流而障之曰蟹斷鰕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

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記稻鼠

乾符已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塵勃翟爏支泒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

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皷而駭之不能勝若宮
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爲食田鼠也是禮
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
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
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歛斥其
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
土况乎上捃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一作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詣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

若飛起卒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葩翬右有一鸜鵒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璅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上聲）漏粲粉塗染盤絙（公曾切急也駛疾也或作桓）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宎窔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人不可狀也良用綃綵下制綫尚

仍舊兩旁皆解散盖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扳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分朱間黄腹

瑱而楕墮綾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㩼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螢網而膠之引絲環纒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螢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

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蠹緭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雜説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於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俗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婿於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

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助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郃俟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郃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

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

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

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

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

云

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

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甫里集卷十九

甫里集卷二十

附録

唐書隱逸傳　　宋祁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博歷蘇湖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袠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惠山

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盃不復飲不喜與俗流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顔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至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置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維

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鄞人樊開題

後序

朱袞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

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繆𥙷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刋之於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𥙷記

二遊詩序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世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悉用研咏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望

五貺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蒓脆而易挽不過乗短艓方言曰船短而深者謂之艓艓音步載一瓻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甞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二丈闊

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黿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鸎魚𣪍樽一澀峯䶦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皆寄於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跳真古人之雅貺也因思乘葦之義不過於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貺兼請魯望同作

過張祜丹陽故居序　顔萱

嘗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於兹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孫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蓽門欹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黄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

籍盡屬他人又云横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畊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為穡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三高祠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将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

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揆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脱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獨私得奉嘗以夸於四方曰此吾東家丘云兩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逼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於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

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叢桂之猶招隱士疑若幽處林澥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驅烟篷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

蕩揺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其下孤篷眇顧懐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檥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呉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玉鱠鮪鱸兮雪霏登蓀尊兮芼之水仙繽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瀕倒景兮揮碧寥娭宴息兮江之臯菉蘋堂兮廡柱若一

杯之酒兮我為君酌人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
而晞兮濒烟雨蔚莎兮杞棘歳晚兮何以續君食徧五
嶨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
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宫洳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
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
刈聊春容兮兹里是歳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
祠伯虚請遂以為記淳熙六年八月邑長陳耆翁增葺祠
亭重刻石

甫里先生碑銘

胡宿

君子之無所失道與世而隆汚聖人之不滯於物因時而遷徙達則奮庸而兼濟否則懷默而獨善堯舜許由昔賢標一揆之論禹稷顏子先民有同道之説繼世而作易地則然自風流之聿頹因靈光之不屬中古以降作者寔繁舊史所存孤風可見咸能自潔身累脫去世紛耕巖石以相高蹈山林而不返語其玉立之節姑得而云體無道勝之韻蓋亦有幾若乃揖紛亂而高謝標

耿介而長往漁釣一壑寄傲無何之鄉鼓吹六經圖芳
不朽之事非夫高雅淑靈粹温簡正疇可以議夫是矣
先生姓陸氏諱龜蒙字魯望笠澤之幽居者也吐崇岳
之符倬生民之俊温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淵乎似道而
無所澄撓神茂初學聲冠當世厲土行標季天宇繹騷
俎豆委而不收干戈尋而未已先生歎深鳳鳥志劇鴻
冥刻蜜函谷之關鼓枻滄浪之水棄去驕君之餌謝絕
畏友之方於是上會稽探禹穴由臨安訪仙室歸長洲

茂苑之下樂松江甫里之勝乃歎曰時無明主安能宗予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退而賦考槃之詩且有終焉之計雜草開徑為臨江之居翦茅作堂傚在郃之宅南直弁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孫雲無心白鳥可狎道素自處物累不嬰好事之流或載酒而相訪雅游之子時欵關而請見戶外之屨常滿席間之丈屢啟稻田一廛歲供薪水之費魚陂數頃日充庖膾之事至若金樞之月淨夜赤城之霞啟旦花瀨不遠蘋風甚快先生則必飭

蚼牛之衣戒白鵠之舫招來僧社之舊申明朋簪之盍
泛覽節物從容談宴筆牀硯格靜置於左右琴歌酒賦
相繼以晝夜擊銅鉢以賦詩指石門以聯句靑谿之曲
亦復何窮白雪之唱其和益寡飄然聲利之表自適仁
智之樂眞所謂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者也加以癖
好聚書本皆有副得以傳寫則烏欄不計其費躬加校
正則雞距未嘗去手亡一簪而不戚以百城而有喜雖
張華海內之祕班遊禁中之副無以過也由是富擁多

文優入聖域紬六經之眇論泛九家之清流摛發異文多黄香之不見沉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此又稽古之宗師博物之淵藪也若夫言不詭聖志在拂世英辭闢楊朱之塵高論攻墨翟之守潤色夫子之際煥乎有章潛心大業之中卓然不類斯又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覺也自項元和而下風什陵喪多哇之響甚喧大雅之作幾墜先生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高蹈綜制萬變入道輿而惟深刻雕衆形等天機之不宰微言之緒既

續正始之音復聞時皮公日休以高文大筆爲世元儒先生幅巾過從一面如舊相與文酒之間坐忘形骸之外凡所賡唱溢於几篋莫不研幾深以繹志叩虛寂以成韻天才艷發縟體交變裹蹄之性百煉而不耗大韶之音九變而彌雅居然嗣響蔚於中興其命世傑出之雄乎昔子山覯閔辭多主於悲哀韓非遭亂書頗露於孤憤屈平怨刺託方物以寄懐虞卿窮愁慨詩書而見志何自待之未厚將不遇之所興切況淵高曾未彷彿

峃而不雨嗟乎西郊之雲瑞非其時已哉東魯之獸至于青編紀素尚之節鏤版昭炳蔚之辭雖與日月爭光金石共盡可也宿仰企風徽積有年籥經涂所出舊址存焉歸然靈光鞠為茂草慭交照之不接悼園秀之無文亦由歷髙唐者想綿駒之謳過夷門者感侯生之事蹈揚盛德其庶幾乎銘曰

仰以觀文少微之位含德葆光淪精毓粹猗歟先生鍾厥靈氣郁哉懿文倬然上智五代尋戈三靈塞霧鶴在

衛軒豺盈漢路泉鳳成歌寘鴻昌慕長洲苑下松陵水邊内樂名教中有聖賢擁書萬卷摛藻千篇江山豈助造化無權名理之言有補於世清尚之風未墜於地壤樹俄空壠書不至清暉助邈幽靈潛翳鞠草寘繁梍車增欷講樹已凋琴堂久隊茫茫太素英魂兮何歸杳杳終古香名兮獨飛

按此碑業茵失入嚴氏始增而姑蘇志云碑今亡盖碑雖亡而文則未嘗亡也後弹鴨事中吳紀聞所載微有不同

楊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為賦絶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差次比儗凡數首有題而未就盖其搆思用功之非淺相傳龜蒙多智數狡獪居笠澤有内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内養彈其一緑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緑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内養少長宫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遺之龜蒙

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茵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卷以高士召不至躬自畚鍤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則蓬席束書筆牀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清風素節凜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況茵所居視甫里無一

舍遠其地荒僻眇在松江之東去驛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曁昭宗凡六十三載未嘗遣內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紀信其爲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云

甫里先生吾邦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於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茵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

集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於卷末名曰附録總為二十卷刋置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譌者是正之文有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菑景慕先哲之意云寳祐五年閏月缺日葉菑謹識

吳郡志　　范成大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為

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姑蘇志　　王鏊等修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皮日休云不出郛郭曠若郊墅魯望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丘門臨鶴市又有别墅在甫里魯望躬耕於此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竒四百畒其居後為白蓮花寺建祠堂塑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

皆平生詩文親稿

又云陸龜蒙墓在甫里傍有白蓮寺

摭言云龜蒙中和初卒給事顔蕘志墓吳融為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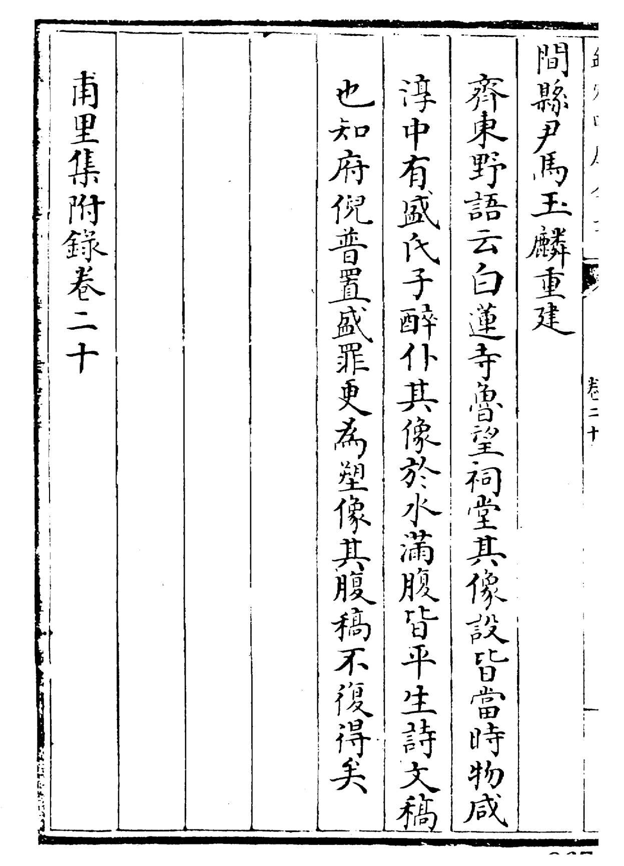
千餘言有曰觸即碎潭下月拭即滅玉上塵又有胡

宿所撰碑今亡

又云唐甫里先生祠祀唐處士陸魯望也在長洲縣東

五十里甫里白蓮寺即其故宅或云卒後就塟其傍廟

食於此嘉定十七年錢塘龔時偁别建祠於左元至正



閶縣尹馬玉麟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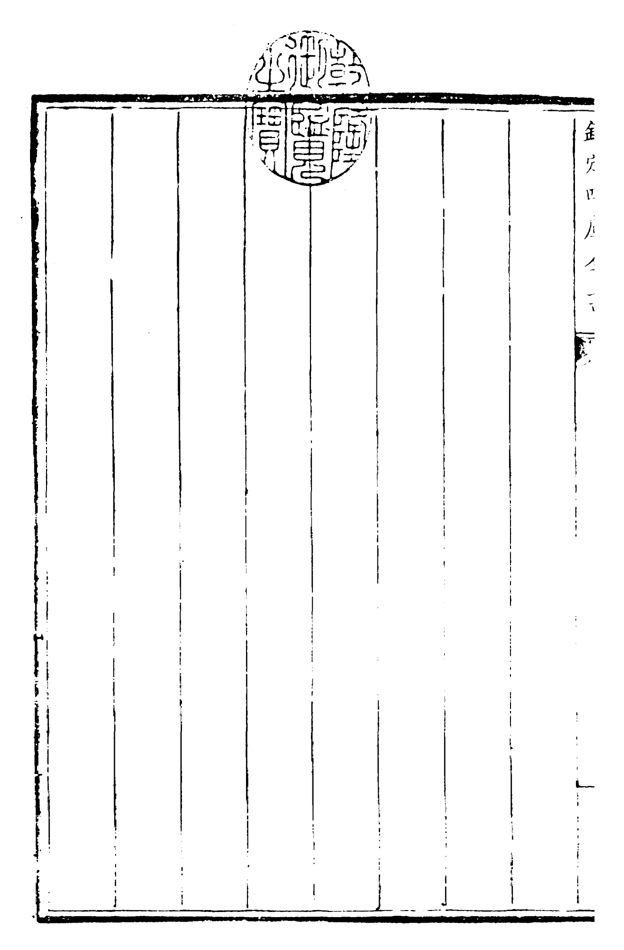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云白蓮寺魯望祠堂其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稿也知府倪普置盛罪更為塑像其腹稿不復得矣

甫里集附錄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頁前五行東向以背秦刋本背訛倍據唐文粹改

第三頁前八行六國果拒秦按唐文粹拒秦作奉教

第十二頁前六行人或振觸之按唐文粹振作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煇